

三國志旁證

福建人民出版社

【清】梁章鉅 撰 楊耀坤 校訂



〔清〕梁章鉅 撰 楊耀坤 校訂

三國志

修德題答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三國志旁證/ (清) 梁章鉅撰; 楊耀坤校訂. —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 6

ISBN 7-211-03490-4

I. 三… II. ①梁…②楊… III. 三國志-考證
IV. K236.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0) 第 20928 號

三國志旁證

SANGUOZHI PANGZHENG

〔清〕梁章鉅 撰

楊耀坤 校訂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福州東水路 76 號 郵編: 350001)

三明地質印刷廠印刷

(三明市富興路 15 號 郵編: 365001)

開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26.875 印張 4 插頁 637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

ISBN 7-211-03490-4
K·247 定價: 50.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直接向承印廠調換。

前言

陳壽《三國志》，以其文筆簡潔，記事翔實，素爲人們所稱道，而裴松之注，又以其網羅闕佚，徵引豐富，被稱爲陳氏功臣。大凡書愈精善，研之者愈衆。《左傳》、《史記》，晉宋已有集解，《漢書》、《後漢書》繼之亦有集大成之注釋。《三國志》除裴注外，在晉有王濤《三國志序評》、何常侍《論三國志》與徐衆《三國志評》。此後蓋以裴注繁富，鮮有研治之者。而至清代，不特研者甚衆，研治之面亦廣。舉凡字句之校勘考訂、詞義之訓釋、典故之注解、意義之闡發、史事之補充、地理之詮釋、表志之補修等等，皆有所涉及。道光朝以前，以《三國志》冠名之專著，即有何焯《三國志校》、《義門讀書記·三國志》、陳景雲《三國志辨誤》、杭世駿《三國志補注》、趙一清《三國志注補》、錢大昕《三國志考異》、王鳴盛《三國志商榷》、趙翼《三國志劄記》、錢大昭《三國志辨疑》、沈欽韓《三國志補注訓詁》、《三國志釋地理》、潘眉《三國志考證》、侯康《三國志補注續》，等等。此外，補表補志尚多，零星散論亦不少。然皆分見各書，讀者難於尋覓。

道光中，梁章鉅搜集各家著述，「一一疏通證明」，「去其疑而存其信」，撰成《三國志旁證》三十卷。梁書雖名「旁證」，實具集解性質。書中除大量徵引古籍外，又薈萃百餘年來何焯、陳景雲、杭世駿諸家之專著成果，又搜集宋之唐庚、明之于慎行、清之顧炎武、朱彝尊、梁玉繩等名流學者之零星散論，可謂集道光朝之前《三國志》研究之大成。《旁證》徵引諸書，皆有抉擇去取。略而論之，文字之考訂校勘，多用何

焯、陳景雲等人之說；史事之補充考訂，除引杭世駿、侯康、潘眉等人之《補注》、《考證》外，又大量援引《後漢書》、《晉書》、《宋書》、《太平御覽》等古籍，其補充考訂，多勝前人；詞意典故之訓釋，則多用沈欽韓、潘眉等人之說，或間抒己意，亦有獨到之見解，地理之詮釋，除用趙一清、錢大昕、洪亮吉等人之注釋外，又大量徵引《水經注》、《太平寰宇記》、《讀史方輿紀要》、《清一統志》等，以明當時之位置，堪稱精審。總之，《旁證》在《三國志》研究中，是一部較嚴謹而有學術價值之專著，自問世以來，頗受學人之重視。光緒初，周壽昌對《旁證》彙集各家之說，極為贊賞，譽之為「網無脫鱗，倉無遺粒」。（見周壽昌《三國志注證遺序》）

梁氏《旁證》，於道光三十年由其子逢辰刊行，是為梁氏家刻本。此後又有廣雅叢書本、史學叢書本及叢書集成成本三種。梁氏家刻本已不易尋覓，其餘三種，惟廣雅叢書本最善，且流行較廣。本書即以廣雅本為底本，凡校中所謂梁氏原書，即指廣雅本而言。現將校訂凡例概述於左：

一、原書格式，凡《三國志》正文皆頂格，裴松之注文亦頂格，並於右上角加「注」字或「又」字；其引文或按語則低一格，今因仍不變。

二、所引《三國志》正文及裴松之注文，皆不加引號。其中雖只引一句或數句，甚至片言隻語，皆於末尾加句號，非謂其意義完整，僅示引文之斷限。若引文有省略者加省略號，自加之字以圓括號括之，所脫之字則以方括號補之。

三、所引裴松之注文未標書名者，則於校記中標明，以便讀者。

四、所引《三國志》以外之著作，均據通行本校訂。所引爲原文者加引號，有省略者加省略號，爲大意者，則不加引號。

五、所引某人之說而不言出處者，盡可能查其出處，加以注明。但由於圖書資料之不足與個人學識之有限，至今有少數仍未明其出處者，便付闕如，以俟博雅。

六、原書因避諱所改之字，如卷八《袁紹傳》，梁氏引《英雄記》、《後漢書》、《太平寰宇記》、《高士傳》等，均將「鄭玄」改爲「鄭元」，再如將「關羽」或「羽」皆改爲「關公」、「關某」或「關」，本書一律改回，不出校。

七、凡以「三國志」冠名之專著，本書注中皆省去「三國志」三字。如陳景雲《三國志辨誤》省稱《辨誤》、杭世駿《三國志補注》省稱《補注》、趙一清《三國志注補》省稱《注補》、錢大昭《三國志辨疑》省稱《辨疑》、侯康《三國志補注續》省稱《補注續》、沈欽韓《三國志補注訓詁》省稱《補注訓詁》、潘眉《三國志考證》省稱《考證》，等等。

本書原無目錄，爲便於翻檢，現據《三國志》原書加編目錄。

楊耀坤 一九八七年五月識於四川大學華西新村

序

昔人以陳承祚《三國志》與班、范前後《漢書》並稱三史，蓋承祚之書簡質有法，實良史才。逮裴世期受詔作注，復爲增廣異聞，摭摭繁富。於是講求史學者，訂訛考異，益究心焉。惟承祚之書間有牴牾，而世期注徵引太博，亦不免蕪雜之病。且傳寫刊刻脫誤，淆亂滋多。百餘年來，長洲何氏焯、陳氏景雲、仁和杭氏世駿、趙氏一清、嘉定王氏鳴盛、錢氏大昕、大昭，陽湖洪氏亮吉、飴孫，吳江潘氏眉、沈氏欽韓，番禺侯氏康，或勘誤，或補闕，考證精密，讀史者咸引以爲助。然空逞議論者，往往泛作史評，不能實事求是，其有摘錄某句某條爲之參稽徵據者，又未綜全書首尾，貫穿鉤考。長樂梁茝鄰先生，熟精乙部，於陳書、裴注積數十年之力，研求獨深。乃搜采群籍，一一疏通證明，近人著述，亦掇拾靡遺，去其疑而存其信，於輿地辨析尤審，成《三國志旁證》三十卷。不沿襲宋人哀貶空譚，而於詳略之間，默寓尊蜀抑魏之指，此則兼才學識三長，不減三劉之於兩《漢書》，吳縝之於《五代史》，非僅以博洽見稱而已。先生歸道山之次年，長君吉甫亟謀剞劂，因蓀曩者習聞緒論，屬爲讎勘，敬識其緣起如此。

道光三十年庚戌春三月，海寧楊文蓀謹序。

目錄

楊文蓀序

卷一(魏書一)·····	(一)
卷二(魏書二)·····	(二九)
卷三(魏書三)·····	(五八)
卷四(魏書四)·····	(八六)
卷五(魏書五)·····	(一一五)
卷六(魏書六)·····	(一三七)
卷七(魏書七)·····	(一五六)
卷八(魏書八)·····	(一六五)
卷九(魏書九)·····	(一九三)
卷十(魏書十)·····	(二二六)

目錄

卷十一(魏書十一)·····	(二四八)
卷十二(魏書十二)·····	(二七九)
卷十三(魏書十三)·····	(三〇九)
卷十四(魏書十四)·····	(三五二)
卷十五(魏書十五)·····	(三七四)
卷十六(魏書十六)·····	(三九四)
卷十七(魏書十七)·····	(四二七)
卷十八(魏書十八)·····	(四六三)
卷十九(魏書十九)·····	(四九四)
卷二十(魏書二十)·····	(五一九)
卷二十一(魏書二十一)·····	(五三一)
卷二十二(魏書二十二)·····	(五五五)
卷二十三(魏書二十三)·····	(五八一)
卷二十四(魏書二十四)·····	(五九七)

卷二十五(蜀書十三——十五)·····	(六三六)
卷二十六(吳書一、二)·····	(六五八)
卷二十七(吳書三)·····	(六九〇)
卷二十八(吳書四——九)·····	(七一九)
卷二十九(吳書九——十二)·····	(七六〇)
卷三十(吳書十三——二十)·····	(八〇二)

附錄·····	(八四七)
---------	-------

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梁章鉅》·····	(八四七)
-----------	-------

周壽昌《三國志注證遺序》

(節錄)·····	(八四八)
-----------	-------

三國志旁證卷一

太祖武皇帝。

劉知幾《史通·稱謂篇》云：「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慙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志》，呼武曰祖（二），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李清植曰：「此書於曹操始稱太祖，及漢帝遷許，以操爲大將軍，則改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既進爵爲王，則改稱王，卽曹丕未篡之先，亦稱王而已，明其爲漢王公也。爲漢王公而卒乃帝，則其爲篡也章矣。陳壽仕晉，而晉繼魏，故微其詞以寓其旨。若孫權，則雖篡後猶權之耳。惟蜀（二）先主始終皆稱先主（三），以此知陳壽意中隱以正統予蜀，如綱目之指。故隋王通曰：使陳壽不美於《春秋》，遷、固之罪。言其體雖襲史，漢之舊，而書法則容有合於《春秋》也。」（四）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

紀文達師曰：此誤沿《史記》周、秦《本紀》之例，不託始於魏文，而託始於曹操，實不及《魏書叙紀》之得體，所謂可已而不已者也。按《史通》：「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位乃人臣，跡參王者，（五）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當途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陳氏直筆，賴子玄而著也。潘眉曰：「班史帝紀不書諱，蓋（六）以漢人撰

《漢書》，故諱不書。《史記》於前代本紀，皆書名，至高祖，但書字，此古例也。陳壽在易姓後修史，例得書諱。」又曰：「騰封費亭侯在建和初，《曹騰碑》云：『惟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皇帝若曰，其遣費亭侯之國。』」《七》杭世駿曰：《水經注》：「渦水東逕譙縣故城北，城南有曹嵩冢，北有二石闕，闕北有主碑，題云：『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立。』」《八》沈欽韓曰：《靈帝紀》中平四年十一月，太尉崔烈罷，大司農曹嵩爲太尉。五年夏四月嵩罷。

注太祖一名吉利。

《太平御覽》卷九十三引「太祖」上有「曹瞞傳」曰「四字。李龍官曰：『裴注所引皆有書名，此爲脫落無疑。』」《九》

又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

《隋書·經籍志》：《魏書》四十八卷，晉司空王沈撰。錢大昭曰：《隸釋》載《費亭侯曹騰碑》云「曹氏族出自邾」，蓋以姓爲氏也。《一〇》

注司馬彪《續漢書》曰。

《隋書·經籍志》：《續漢書》八十三卷，晉秘書監司馬彪撰。錢大昕曰：裴松之表言「上搜舊聞，旁摭遺逸」。今按注中所引，有司馬彪《續漢書》，字紹統，晉秘書監。謝承《後漢書》，字偉平，吳武陵太守。華嶠《漢書》，字叔駿，晉少府。張璠《漢紀》，袁宏《漢紀》，字彥伯，晉東陽太守。《隋志》作《後漢紀》。王沈《魏書》，字處道，魏秘

書監。魚豢《魏略》，魏郎中。韋曜《吳書》，字宏嗣，吳侍中。胡沖《吳歷》，晉尚書郎。張勃《吳錄》，環氏《吳紀》，名濟，晉太學博士。陰澹《魏紀》，官左將軍。袁暉《獻帝春秋》，一作暉，字思光。孔衍《漢魏春秋》，字舒元，晉廣陵太守。孫盛《魏氏春秋》，孫盛《晉陽秋》，字安國，晉秘書監。習鑿齒《漢晉春秋》，字彥威，晉梁陽太守。王隱《晉書》，字處叔，晉著作郎。虞預《晉書》，字叔寧，晉散騎常侍。干寶《晉紀》，字令升，晉散騎常侍。一作《晉書》。劉艾《靈帝紀》、《獻帝紀》，漢侍中。樂資《山陽公載記》，晉著作郎。《獻帝起居注》，不詳撰人。《魏武故事》，不詳撰人。司馬彪《九州春秋》，記漢末事。王粲《英雄記》，《隋志》稱《漢末英雄記》。《曹瞞傳》，吳人作，無姓名。郭頒《世語》，「頒」一作「班」，晉襄陽令。《隋志》稱《魏晉世語》。虞溥《江表傳》，字允源，晉都陽內史。魚豢《典略》，《魏末傳》，不詳撰人。《獻帝傳》，不詳撰人。譙周《蜀本紀》，字允南。王隱《蜀記》，傳暢《晉諸公贊》，字世道，晉秘書丞。《泰始起居注》，李軌撰。陸機《晉惠帝起居注》，字士衡，晉平原內史。孫盛《魏世譜》，《蜀世譜》，《三朝錄》，不詳撰人。《晉百官名》，裴云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亦作《百官名志》。《晉百官表》，疑與上一書。《晉中經簿》，荀勗撰，字公曾，晉中書監。《三輔決錄》，趙岐撰，晉擊虞注。《先賢行狀》，不詳撰人。《唐書·藝文志》有李氏《海內先賢行狀》三卷。《魏名臣奏》，不詳撰人。《漢末名士傳》，不詳撰人。張儼《默記》，吳大鴻臚。魏文帝《典論》，蔣濟《萬機論》，字子通，魏太尉。《傅子》，晉司隸校尉傅休奕撰。《袁子》，晉給事中袁準撰，號《正論》。司馬彪《戰略》，葛洪《抱朴子》，字稚川。虞喜《志林》，字仲寧，晉徵士。殷基《通語》，吳零陵太守。應劭《風俗通》，字仲遠。張華《博物志》，字茂先。干寶《搜神記》，荀勗《文章敘錄》，摯虞《文章志》，一名《文章流別志》。《決疑要注》，字仲治，晉太常。《杜氏新書》，不詳撰人名，似是家傳之類。顧愷之《啟蒙注》，徐衆《三國評》，《隋志》有《三國志評》二卷，徐爰撰，未知卽此否。孫盛《吳

同評》，或作《異同雜語》，又作《異同記》，又作《雜記》，其實一書也。孫綽《評》，字與公，晉廷尉。《太康三年地記》，不詳撰人。皇甫謐《帝王世紀》、《高士傳》、《逸士傳》、《列女傳》，俱謐撰，字士安。張隱《文士傳》，「隱」一作「驚」，一作「衡」，隋志作「隱」。《汝南先賢傳》，魏周斐撰。《陳留耆舊傳》，魏散騎侍郎蘇林撰。《零陵先賢傳》，不詳撰人。《楚國先賢傳》，晉張方撰。《益部耆舊傳》（一）、《益部耆舊雜記》，蜀陳術撰，字申伯。《會稽典錄》，虞預撰。《華陽國志》，常璩撰。王範《交廣二州春秋》，廣州大中，太康八年上。王隱《交廣記》，荀綽《九州記》，字彥舒，助之孫也。晉下邳太守，有《冀州記》、《兗州記》。《襄陽記》，不詳撰人。《異物志》，後漢議郎楊孚撰。陸氏《異林》，不詳撰人名。《列異傳》，《隋志》魏文帝撰。葛洪《神仙傳》，應璩《書林》，字休璩。《山濤啟事》，字巨源。衛恆《四體書勢序》，字巨山，晉黃門郎。左思《蜀都賦》，字太沖。庾闡《揚都賦》，字仲初，晉給事中。及《荀氏家傳》、《袁氏世紀》、《廬江何氏家傳》、《會稽邵氏家傳》、《傅暢裴氏家記》、庾氏、孫氏、阮氏、嵇氏、孔氏、劉氏、陳氏、王氏、郭氏、諸葛氏、崔氏之譜，鄭玄、荀彧、禰衡、邴原、吳質、劉廙、任嘏、王弼、何邵作傳。孫資、嵇康、兄喜作傳。華佗、管輅、弟辰作傳。趙雲、費禕、虞翻、諸葛恪、荀勗、程曉、潘岳、潘尼、孫惠、盧諶、機（二）、雲之《別傳》，王朗《家傳》，陸氏《世頌》，陸氏《祠堂像贊》，高貴鄉公、陳思王、王朗、諸葛亮、傅咸、姚信、張超之集，凡百四十餘種，其與史家無涉者，不在數內。（一三）

又騰父節，字元偉。

按《陳留王紀》云：「景元元年，故漢獻帝夫人節薨……使使持節追諡夫人爲獻穆皇后。」《後漢書·皇后紀》云：「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若騰父名節，操不應復以名其女矣。《藝文類聚》卷

九十四《獸部》引《續漢書》「曹騰父萌」，節、萌字形相近，或本作萌，而誤作節歟？

注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

《隋書·經籍志》：《魏晉世語》十卷，晉襄陽令郭頒撰。潘眉曰：「陳志於帝紀云：『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於列傳則以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曹休、曹真、夏侯尚爲一卷，是顯以夏侯氏爲宗室矣。」（一四）何焯曰：「夏侯惇之子楙，尚清河公主，淵子衡，亦娶曹氏。則謂嵩爲夏侯氏之子者，敵國傳聞，蓋不足信。」（一五）按：夏侯惇薨，裴注引《魏書》曰：「王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孫盛曰：「在禮，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魏並未聞以夏侯爲同姓，故累爲婚姻。孫氏所議，殊非事實，且其時卽以天子例曹丕，又何說乎？

注《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喎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按裴注，但言《曹瞞傳》爲吳人所作，不著其名，今書亦不傳，前明小說家所演，卽據此耳。《說文》：喎，口戾不正也。《玉篇》：喎，口淮切，口戾也。喎同。《一切經音義》六引《通俗文》：斜戾曰喎。

注孫盛《異同雜語》曰：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

《隋書·經籍志》：《兵書接要》十卷，又《兵法要論》七卷，又《兵法接要》三卷，又《兵法略要》九卷，並魏武帝撰。或曰「接」似當作「節」，以祖名「節」而諱之。潘眉曰：《太平御覽》八引魏武《兵書接要》云：「孫子稱：司雲氣，非雲，非煙，非霧，形似禽獸，客吉主人忌。」又《御覽》十一引魏武《兵書接要》云：「大軍將行，雨濡衣冠，是謂灑兵，其師有慶。三軍將行，其旗塾然若雨，是謂天露，三軍失徒將。陣雨甚，是謂浴屍，先陣者敗亡。」蓋多占驗語也。（一六）

注造五色棒。（一七）

何焯曰：「棒」應改「梃」，依《廣韻》注也。

徵拜議郎注《魏書》曰：太祖從妹夫灑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

按宋奇之封，不見於《後漢書》。熊方《補表》亦失載。考《後漢書·后紀》，靈帝宋皇后父鄭，封不其鄉侯。光和元年后廢，鄭父子并被誅。則灑彊侯必宋皇后兄弟行也。

又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

侯康曰：「《後漢書·劉陶傳》光和五年陳耽與議郎曹操上言云云，《通鑑考異》曰：耽時已爲司徒，不應與議郎同上言。王沈《魏書》云太祖上言切諫，不云與耽同。是溫公不取范史，而取《魏書》也。」（一八）

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

籍，於是奏免其八。

殿本《考證》云：「《魏武故事》所載十二月己亥令，操先在濟南，後徵爲都尉。此拜都尉乃在濟南相之先，似當以操自叙爲正。」沈欽韓曰：「《續漢志》濟南國領十縣。此「餘」字衍。」（一九）按《太平御覽》卷九十三引「奏免其八」下有「九」字是也，此誤脫。

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

杭世駿曰：《後漢書·光武十王傳》：琅邪順王容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以此德邈。按操雖不就東郡，當時猶以此稱之也。（二〇）

注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二二）

《太平寰宇記》卷十二引《魏略》曰：「太祖於譙東十五里澤中築起精舍，讀書射獵，聞（二三）絕賓客，即謂之譙東。」《水經·陰溝水注》云：「（譙）城東有曹太祖舊宅，所在負郭對廡，側陲臨水。」

徵太祖爲典軍校尉。

趙一清曰：「此西園八校尉之一，見《後漢書·靈帝紀》。」（二三）杭世駿曰：《操別傳》云：「拜操典軍都尉，還譙，沛士卒共叛，襲擊之。操得脫身亡走，竄平河亭長舍，稱曹濟南處士，卧養足創八九日，謂亭長曰：『曹濟南雖敗，存亡未可知，公幸能以車牛相送，往還四五日，吾厚報公。』亭長乃以車牛送操。未至譙數十里，騎求操者多，操開帳叱之，皆大喜，始悟是操。」（二四）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

黃恩彤曰：何皇后，進之女弟也。何皇后生皇子辨（當作「辯」，下同），王貴人生皇子協。靈帝以辨輕佻，欲立協，屬黃門蹇碩輔之。帝崩，碩謀誅進而立協，不果。辨既即位，何后臨朝。進以銜碩之故，謀誅宦官，與陳蕃、竇武事同情異，以忠私之分也。藉國事以快私讐，鮮有不敗者，況如進之優游寡斷哉！

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

《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宋書·百官志》驍騎、材官別有營。趙一清曰：「此時無驍騎將軍，曹公蓋以校尉典營兵也。其後乃置驍騎將軍。」（二五）

注《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臯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又《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又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按：此二書所傳，大同小異，末一條近是。負人負我二語，遂爲千古口實。《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八引梁祚《魏國統》云：「初，太祖過故人呂伯奢也，遂行日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之路。二人笑曰：『觀君有奔懼之色，何也？』太祖始覺其異，乃悉告之。臨別，太祖解佩刀與之曰：『以此表吾丹心，願二賢慎勿言。』」